

班

馬

異

同

六

冊



班馬異同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鄭莊傳第二十

漢書四十八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嚴見憚孝景帝崩太子武帝即位黯為
 謁者東越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
 報曰越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有不至字又好

然字若屬下句
 又有力者他寫
 汲黯自初使越
 時便別至矯制
 又別其平生如

此故所至為朝廷重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內河南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南內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
之罪鼻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
病歸田里上聞乃廼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
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
民好清静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小黠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

責大指而已又不可小令人以為多矣弘大體又好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古語類如此甚佳忍字切

皆子長極意發明其人善灌夫鄭當時亦借以明之皆傳中品目

未嘗拜常揖甚不厭多

已弘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
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弗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
絜其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柏玄益之為
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
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弗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
常揖之天子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莊助為請欲使
得去也問何如
人若有惜其去
意莊助發明得
之先言無以喻
人至守城深堅
四字可以托六
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他說
得又親切過於
手長矣

治乎虜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
退謂左右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
不義乎虜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宸守朝廷何黯多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瘡最後病
莊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也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瘡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成深
堅視之不去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弗能奪
之全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

不曉漢書偏去
此等
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此等力亦
不可及武帝問
莊助言曰然古
有社稷臣至如
黯近之矣儒生
知此未必能道
也將言望見黯
避中故先從
衛青弘常日見
特時說來如此
則前所謂尊重
後所謂封侯皆
為不足道矣傳
中橫豎發越無
不得意
漢書是
空字寂勝增而
字亦勝非苦於
就行放折就功
如不可曉始狂
以為直破折苛

將雷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晏見上或
時不冠至如嘗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
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帷中使人可其
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
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
功業下不能抑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
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於就行放折就功何乃空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抗厲守高小能

碎須要如已意
自為功耳

然事愈多吏民
至巧弄上據文
法操持取必而
儒術者無以折
之故湯等數奏
決讞見幸班史
夫一弄字則為
上分別文法矣
古人語別其言
深文巧詆陷人
於罪使不得反
其貧以勝為功
何其深切痛至
非老練閱歷則
但周謹不能為
此言也漢書以
為不切

難惑以非不特
能行也
味振落字古雅有

屈忿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及目而視矣是時
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
胡和親毋無起兵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
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罔使不得反
其省以勝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
唯云子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

延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
重百不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
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
軍尊重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
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
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加於平生日淮南王謀反
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天子上既數征匈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經

此處漢書字字是

積薪又見談笑亦無不強項可觀謂其無學亦近

有功黜之言益不用始黜列為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黜同位黜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黜時丞相史皆與黜同列或尊用過之黜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黜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黜以汲黯之言也曰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匹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

獨斬黜民乃肯出馬直音輕逐相之言也
要漢字

令無罪獨斬臣黜民乃肯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其心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舉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帥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

綏綏事情文法
出入俱盡載物
字改資字大明
贏字反語謂不
能得其利更自
以利與之耳

漢書好

發良民侍養壁君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
物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于如邊關乎陛下縱
不能得匈奴之資贏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
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
為陛下不弗取也上默然不弗許曰吾又不聞汲
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
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
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
乃召拜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

今病句絕

黯棄逐居郡與
前願留禁聞皆
足以發明忠君
之心

兩語盡古今奸
臣之態

疆予欽後奉詔詔召見黯上歎黯為上泣曰臣自
以為貴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
常有徇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
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
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也矣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
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增何字佳

增淮陽是

因以黯故生以安故因以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者及言衛人仕者然後一時出處有可美者又與傳第一語有能於古之衛君者扣發云

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姊妹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

置驛馬為傳流欲速甚也

如恐不見謂見棄也自見全非

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事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阨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當時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

史漢異同五卷 八 汲黯 六一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即位莊當時稍遷
 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
 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令莊
 當時為太史誠大吏戒門下客至無亡貴賤無亡
 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性廉又不
 治其產業仰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
 算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
 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
 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

有味其言之正
 在之字謂常引
 以為賢於已之
 言
 此一節莊可心
 耶

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
 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當時在
 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斥咸當否及晚節漢征

武帝字鄭莊知
 其平生如家人
 語

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屈當時為大司
 農莊任人賓客為大農饒人入多逋負司馬安為
 淮陽太守發其事莊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遷汝南太守數歲以
 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鄭莊當

莊任人是自保
 舉下賓客又饒
 人然皆逋負饒
 只是借

因當時憐及黠
上有廉字故下
面說家貧家貧
而復賓客落此
兩人皆居即卒
卒時復皆無餘
財漢書何誤也

時始與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
廢家貧賓客是無落及居郡卒後當時死家無亡餘
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先
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
爵網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
一主乃知交情一貧一賤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

友聞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
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
云悲夫漢贊同張馮傳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太史公語不多
而意深厚法令
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源
便得大綱說到
後事而無情實
欺未嘗不以法
相遁即借法為
故至於不振及
此時非酷吏救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
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原也昔天下之網罔嘗密矣然姦偽萌軌

史記卷之九

酷吏

九

卷之九

止安能偷少頃
之快非止酷吏
也語勢事勢皆
不得不然

峻繁

錯本非酷吏比
也直借言刻者
之不可為耳

史漢異同卷一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愉快
乎言道德者溺其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
觚而為圜斲雕瑀而為朴樸號為網罟漏於吞舟
之魚而吏治丞丞遂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
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
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夷侯封之家孝景時
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

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審成之屬倫

郅都者河東大揚陽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帝

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

林賈姬如在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

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

天下所以寧賈姬等乎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去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閻氏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

如字卒字滅不
得

頁仕字絕句較優

濟南太守都至則族滅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
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
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背親而出仕身固當奉職死
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
至貴倨居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樸畏罪自重
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
江王欲得刁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弗予與魏

多致字是語氣

此憚字請騎射者
漢書無實太后
字甚疑此竟字
何用

好氣二字亦前
所無

其侯使人以間與子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
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孝皇帝乃廼使使持節即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使
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舉邊
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
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實
太后乃竟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
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乎於是遂斬郅都也
寧甯成者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

人小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薪
滑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
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
此及成往直陵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
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
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桀人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
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
少被刑而成刑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廼解脫

貫貸買是

一傳皆無事實
直空自形容欲
盡得其為人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
萬安可比人乎乃廼貫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
後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金為任俠持
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
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修謹甚然由居
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

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馮由後由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帝自寧窻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於是又見條侯之長者真宰相之言也

趙禹者繁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室然文深不可

以居大府今上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以法益刻蓋盡自此始連下文張湯傳內禹為人廉止官屬陰罪又連後趙禹中廢至以壽卒于家結傳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熏得盜鼠及餘肉効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亦其天資偏得之此非學力可至使無功業則効鼠而已其所知遇皆當時酷吏氣類之合非苟然者

為之是此湯字
何可無

無害者猶言莫
能破也

何可無巫字

語目切中與前
傳相監司同

書獄入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
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寗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
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
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至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裾為吏以來舍

太史公後兄事
禹未先說禹又
見湯詐遠不及
禹在氏列為二
別增前在奉公
但覺及禹為無
謂倨字自為句
其自信果決以
小人之腹拒人
左在不覆案語
折立行一意而
已如見其人雖
自言其長不及
此
見文法輒取取
見老吏情狀寫
得面目具
乾沒猶陸沉日
沒浮沈字亦相
似謂得乾利難
曉如淳曰得利
為乾失利為沒
陽浮慕之好增
道字拙

毋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
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
不覆案求官屬陰罪自禹為人廉已下至此止漢
書入趙禹傳下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為人多詐
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
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叔接天下名士大夫已
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
湯夾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奏先為上分

亭疑法好
繁筆皆音揭
音非
應謝惟謝不同
應則隨口謝耳
只如上責原足
矣兩日字相應

蔽字勝解字

深禍語好

自亭疑法必奏
即遣所治即上

意即豪即下戶
截亦如老吏
特口言雖文致
法上裁察乃自
為深刻而導上
慈恕家難寫處
正不用往往釋
語而必釋可知
此皆是他舞意
謂舞知舞文
多不專平句
復多依於文學
之士句

獨載上所欲釋
亦爭二人卒死
他事可見

弘資刻薄故美
湯如其意

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决法廷尉絜挈令揚主
之明奏事即譴湯應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
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
於此非常釋聞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
奏乃廼正監掾史某所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
蔽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臯予監史
吏淫禍刻者即上意所欲釋與予監史吏輕平者
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
致法上財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

內行修也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
雖六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深吏多
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
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闥爪牙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
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
功多此類於繇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

所排大臣謂時
雖大臣決欲亦
為所排也非巧
詆也

每言国家用度
日晏天子忘食
必多可喜若此
如上所載亦誰
不能也

史記有力
未請勝

史漢異同卷八張湯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
仰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湯承承上指請造白
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
語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
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
利奸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臯則自公卿以下
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上至自至舍視病
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

是書生語

天下字非

患自為句

兩若字是

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
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
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東宮問天
下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舉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
困貧由此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
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史漢異同卷八張湯

文輝

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廼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
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讐湯之客田甲雖賈人
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而甲
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卻隙已而為
御史中丞志薦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

又按容及於田
甲而湯恩無所
容矣

師古曰導擇也
以主擇米故曰
導官時或以諸
獄皆滿故權寄
在此繫之非本
獄所也

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弗平使人上
蜚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
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從迹安起湯佯陽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
往視疾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
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
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
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
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

欲陰云云而湯不省亦屬人深其弟又不知而怨是以斃於許也徒減一告字上下句讀不成有告字則上告字是告湯以共變為句下告字是湯告文以事字為句此湯念字亦是駕空說出來便以七歲敗

莊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只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讀春秋而以楚詞幸則皆助力也至淮

為之而詳陽不省謁居弟弗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臧宣宣嘗與湯有卻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產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

南獄事安得不甚恨其不切中有深意類此未易削則削也曉伏使三字謂其伏且奔走狀

忽及楚士又怪本只稱楚又怪

此術字是長短字與上讀春秋字皆謂深文勝湯者張晏曰蘇張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名短長術也

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怨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

且欲奏請田信
輒先知之即漏
泄機事可想故
上問曰吾所為
賈人輒先知之
所謂居物致富
本亦何罪至益
居其物始明是
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則上深入
湯過也此反尔
之道也
摩足何足以言
奸即其以謂居
奸則其始之告
李文可見上固
疑告變踪跡故
此語入之使湯
不自厝上亦亮
之由其詐驚不
用情故田信先

知語上又轉以
賈人先知是湯
自以李文故人
語疑之也由是
而推所居物必
有不可言者矣
固宜有又款甚
之固宜有三字
亦很語故可憾
耳簿責師古曰
以文簿二責之
只一語盡矣凡
推寃富貴與所
以害物者皆至
是便矣故曰君
何不辨分也何
多以對簿為即
禹平生不覆案
者

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
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
輒先知之盜居其物是類有吾謀告之者湯不謝
湯又詳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
上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
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

為湯乃廼為書謝曰湯無寸尺之功起刀筆吏陞
下幸致位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
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
賜無他業嬴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
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為載以牛車有
棺而無槨天子上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
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
稍遷進其子安世漢書湯傳止此趙禹嘗中廢已
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

史漢異傳三卷 八引湯 十一 王景承

漢書作峻禹又
好

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
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酷於禹禹
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詩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
年以壽卒于家

漢書自嘗中廢以下入趙禹傳後

結

縱非娣言此盜
不至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常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晉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廼
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

往勝行字

行往少緼温藉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

君子仲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

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寧窳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

時寧窳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令治民上乃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稅肆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直寧窳成

不用此句

其暴害如此又畏人如此必其自有歎也孔暴與甯為三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

正輕繫字不可去謂重者輕者及賓客私入相視者皆掩以為死罪解脫若止是重罪却真是為死罪解脫矣

猾民從此佐之最是情狀可憎處

取為小治姦亦不勝極見酷吏之無益人必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取音促是酷吏傳時時有眼目謂此等武帝出語皆可畏

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甯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甯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壹切捕鞠曰為死罪非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弗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其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效邳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嗾

史漢異同卷八酷吏

三

金

以告緝為亂民捕其為告緝者此在酷吏中本

是得民之事而以此罪罪於張湯亦欲獨行其意耳

推埋兩義

多數字是

往字是

此人者即上十餘人百罪即陰重罪先犯之在手有避則因表滅之漢書以得

此人乃賊也下避四字本無理表滅亦無謂

梨來雖不可解可引用

牙漢書同三卷一王法管
三
街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緝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推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

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恠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無聲毋敢夜行野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梨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梨來雖不可解可引用

漢書全似全不
似此禍猾吏亦垂
不朽

此稱廉武班稱
武帝豈不遠甚
可嘆豪惡吏亦
豈易得用哉

天史公壞人心
術在此等傳不
足為戒乃有欣
然實踐之者未
有不得志者也
貨殖之教可酷
吏之戒人可不
謹之敢摯是史
記聯綿只是一
傳漢書以美惡
詔書增入而僕
不類酷吏矣然
僕之敢摯亦未
見有也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
如此天子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
內徙諸名徒請召猜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
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
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
法抵罪連下楊僕傳內溫舒復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歎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
避貴戚執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審成上以為

能遷拜為中尉吏民益凋彫敝輕尹齊木強少文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
上復徙溫舒為中尉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
連下陽僕傳內後數年病死而楊僕以嚴酷為主
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
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
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上以為能南
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

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
育先破石門尋陞非有斬將搃旗之實也烏足以
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
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
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
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
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
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
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

出兵而陽不知挾為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
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
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
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
軍荀彘俱擊朝鮮為荀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
為庶人居久之病死漢書楊僕傳止此下起減宣
傳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它惛惛不辯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居廷是漢書作
居它然足用

為方畧要此三字
字象惡更亦為
方畧更矣漢書
作潘惡少年而
去盜賊是專用
察奸矣非是疑
購即箭字耳辨
文巧詆是漢書
巧為句而請下
戶之猾不通動
又不如君與黨
同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畧吏司察盜賊淫惡少年
按鉅使購告言姦置伯落格長以牧司姦盜賊
溫舒為人多調善事有勢執者即無勢執者視之
如奴有勢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即無勢執者雖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請下戶之猾以君動大豪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氏盡靡爛獄中行
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
以下皆伏有勢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
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以

似謂每員每騎

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
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
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
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
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
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
系千金漢書王溫舒傳止此下起尹齊傳後數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漢書卷九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漢書卷九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欲以燒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徐廣以屍亡去故生此雜如極無此理然漢書作妻亡去則屍不知所措語似欠又不如屍亡去自不必飛

使盜賊可以入而察寸寸而治則伯格長為萬世長城矣子長於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發穴無以自

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向非事實如此語謂酷吏所不能可適用哉此子長之意也

詰格也

年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妻亡去歸荃上漢書此段結上文尹齊傳後下揚傑傳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是時郡守都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百政楚有殷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趨具食小群盜

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稱數也於是天子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廼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弗消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弗敢

至此乃與起語
上下相適至於
不振者相應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
又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文法焉漢書自是時
郡守尉諸侯相以下入減宣傳後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
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
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
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為中
尉而宣為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

實物是

部署縣名曹實寶物官吏令丞不弗得擅搖痛以
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辯然獨
宣以小致治大能因力自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
右扶風坐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臧上林中宣使
郿令將軍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吏
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
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連上文楊僕傳内是時郡
守都尉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

相編即相埒

如無外寬即內深且次骨何謂雖強辨文過語而當於古今尚有可推見者不獨法也

爪牙舉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多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周少言重遲外寬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謂周曰君為天子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真不用一里字今字絕所告所劾不服則答之掠之

漢書不道以上絕無理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答掠答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

史記首只似當時一傳故趙禹卒張湯溫舒於義殺卒於楊僕尹齊甚於寧成杜周甚於溫舒皆橫行逆見而心術形勢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時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陰陽謂向背然阿邑連人主字又實詆嚴雖不甚可解可用

酷吏十人都斬成是鉗由縱奔市湯自殺溫舒五族尹齊亡去威宜自殺惟杜周有子顯趙禹壽

推即推減疑即絀字與鋸項字以朴擊致人買死請求耳又邪都以來所不為也

子士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始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列三公列而子孫尊官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數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小子延年行寬厚云

太史公贊曰自郅都以下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抗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不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

重自張湯死後網罔密多詆嚴官事叢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職救過不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

汚者足以為戒方畧教導道壹切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辟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垂無忌馮翊殷周蝮執鳥水衡閻奉朴擊

史記卷之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一 三

史漢異同三卷 一八 賈
賈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游俠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學士則儒也
韓非子刻薄欲
韓制人心術使
必不得聘而獨
取俠客之義如
其說難與孤憤
至緩急者人之
所時有也更自
諱然叩其意本
不取季次原憲
等蓋言其有不
功業而志之不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
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
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倦却借他說將
俠之所為有過
之者而不見稱
特其語厚而意
深也
死生死而生者
也
韓非子由是以
學士引次憲為
人所稱大史公
只直謂為學士
亦不免賴將俠
無將俠則如彼
又謂次憲與將
俠比則彼必能
有所於同又非
笑學士拘於咫
尺之義可謂憤
詆不遺餘力亦
若濡者之於海
然然俯仰悲慨
得之身世之感
亦無不怆傷其
意耳焉然又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
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好主意為不害
如橋之為義而
讀其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
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
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
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既說卿曲之俠
又問巷之俠又
匹夫之俠節節
不放過要見難
之不難以此直
至捍當時之文
與暴豪之徒反
覆而愈明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
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
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
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
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
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
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
徇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

漢書序傳甚嚴
正有本末一及
子長然為子長
立言甚難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
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
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
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
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

史記卷三十一 八 游俠傳
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
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
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
以四豪爲稱首於是皆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
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
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

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
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
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
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
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
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
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
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家禁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

但用意寫朱家平生如所知句
朱字緊復何以首尾千百為

魯朱家者魯人與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減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飲其德諸所嘗施唯

漢書去將軍字即諸乘

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亡餘財衣不完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鞫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已死而後雒陽有劇孟漢書朱家傳止此下別起劇孟傳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

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大將軍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陳周庸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韓寒孺紛紛復出焉

溫善相入義異欲不可解許負善相人不知外孫族死耶且其父亦以俠誅俠

郭解河內軹人也字翁伯溫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靜悍

之不可為也哀哉
減短小向後是靜悍與精悍不同精悍入可觀陰賊感擊是不休與休乃迫別漢書奇此從折飾後生

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藉友報仇藏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而陰賊著於心卒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讐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執與人飲使之嚼齏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時人殺吾子

時義不同

以誠自歸故去
之若杯酒之過
自不可至我
其矯好名亦見
於此

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
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
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臯其姊子乃收而葬之
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
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名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
臯乃陰屬請尉史曰是人吾所急重也至踐更時
脫之每至踐直更數過吏弗求恠之問其故乃解
使脫之箕踞者乃廼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

居中間和輯之

解之行徂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
以十數終不聽客乃廼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
出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徂洛陽諸公在此間
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
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毋
用庸待我待我去令徂洛陽豪居其間乃廼聽之
解為人短小執恭敬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卷
三
余

爾之讀情理與
與徒大異漢書
是師古曰葛塞
其送不令解得
之

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主子為縣掾舉徙解爾之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邑人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

下上聞乃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翁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翁已出解解轉入大原所過輒告主人家處吏逐之跡至籍少公翁少公翁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母罪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

帝公孫弘同
先出於君為
已善言此語
其也春秋公
設之赦也救雖
不甚可解據語
乃似巧

請不識其人但
聞其名者如見
以為榮雖不好
猶以為好也此
鄙語通用得稱

以睚眦殺人解雖弗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
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
數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中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中太原鹵魯公翁孺
臨淮兒長卿東陽田陳君孺雖為俠而浚浚恂恂
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
仇景東道趙他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
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所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
哉

班馬異同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尚合是徐廣曰
遇亦作偶昔以
色幸者多矣涉
及古人亦只如
此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
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至暴抗也然時則有籍孺以
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但以婉
佞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即
侍中皆冠鷄鶩貝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

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
宦者則趙同談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
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孝
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
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惟有郎中令
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柁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
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
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

帝夢且誰知之
帝欲貴通自
言之爾上天亦
安用此物哉其
帝夢枕之以登
天者乎姓鄧名
通頗無謂漢書
於問下以意釋
之然後事情備
著裝猶冠也然
裝雅師古曰謂
衣當冠而居華
帶之下處也
正義曰裝音篤
衫襦之橫者音
是
如說非裝猶督
也與冠同直登
衣以其衣穿叔
從衣實亦督義

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
人謹敕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鄧通蜀
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裝
冠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即即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
氏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焉尊幸之日日異通
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巨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

增一日字甚警
不能有所薦士
語謬

文帝恭儉主也
露甚至惜百金
曰中人之產曰
為天下守財獨
賜通累數十鉅
萬又予銅山為
私鑄何嗜好之
至此也當時功
臣各將未聞有
數勸賞者顧萬
一者
何說貧三字又
好
嗽宜如蠶與嗽
異嗽音山角友
亦通

乃不用兩太子
蠶離景帝刻薄
人也心恨不思
此人為爾父吮
雖何罪帝問通
對非為此也直
帝不當使此通
耳然後何憾史
稱帝不樂以不
語即親得之耳
自有不能盡具
文見意宜若如
此

漢書有此不可
解
此文仁仁即如
王孫媽索隱曰
仁字文

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士達
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
當貧餓死文帝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說貧
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
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為帝上啣嗽
吮之文帝上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
乎通曰宜莫如若太子太子入問病疾文帝上使
太子啣蠶癰太子啣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
嘗為帝啣上蠶吮之太子心慙由繇是此怨心恨

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
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
盡沒入之鄧通家尚負責數巨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
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趙談者以星
氣幸比官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即中令周文仁仁寵最
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
宦者則李延年

王且早矣

之字無益

韓嫣者字王孫弓高侯頽當之孽孫也今上武帝
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
親嫣嫣善騎射善佞聰慧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胡
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
擬於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有
詔得從上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
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鳥馳視獸江都王望見
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旁嫣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

不用始字共字
蹕字自為句道
未行甚明

江都語怒甚武
帝以寵後嫣

漢書是

太后繇由此噉衙嫣嫣侍上出入求巷不禁以茲
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
得嫣遂死而嫣弟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愛幸
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
龍維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不可用刑字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
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而平陽公主言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求巷得幸號李
夫人列外戚傳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變

新變好

將者略可如也

穀而是時也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
 如等作詩頌歌弦之延年輒善承意弦歌次所造
 初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其弟女亦
 幸有子男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綬號協聲律而與上卧起其貴愛幸埒如韓嫣也
 久之延年其弟季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
 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則上遂禽誅延年昆兄弟
 宗族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氏外戚之家然
 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皆以外戚貴愛幸然頗

用材亦以功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閑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
 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
 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棄於
 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
 臣為輔鼎足不疆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

董賢縊死丁傳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
人以官殆為此也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二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
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滑稽者至鄙褻
乃且從六藝
語說來即此太
史公之滑稽也
其言天道亦由
是耳今俳優引
語皆然但聞天
道恢恢豈不大
哉亦使人笑謂
當解紛之時則
六藝無用也

與京阿封即墨
同此則小談之
體也

畫狀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
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
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
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
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
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曰今者臣從
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

曰毆窶滿篝汗邪滿車

汗邪下地田也

五穀蕃熟穰穰滿

臣家見其所持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

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

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

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

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飲一石哉其說可

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

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

髡髻鞬鞞

鞬收衣袂也鞬鞞月捏也鞞曲也鞞音其紀反與鞞同小鞞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

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至六
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
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眊不禁前有墮珥後有
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醉侵
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
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髡心
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不必有是事有
是事不必有是
言至群臣喪之
非滑稽何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楚莊王之時有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
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
以棺槨夫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

其至此無根甚
矣真說土也

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
文梓為槨榿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墻老弱
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
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
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
是王乃使以馬屬矣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

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
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

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
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
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
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
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
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
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

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
旃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檻大呼曰陛楯即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
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善自好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秋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班馬異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六

陳友

班馬異同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只三語亦自奇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曾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已見三

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
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
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
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
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徼纓正襟危坐曰吾
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
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
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

此職皆有意實
即指說得只切
但欲求利不顧
逆與暴

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
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
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
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
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
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
而前嫉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宿正以

畧盡情實

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
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
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
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
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
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
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
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
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其言甚茂

忽自比述作奇

文字昭進皆真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小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

德善其善

不自知其為誕
忽舉天地所不
足

以戰國策士仍
歸其功其言又
好

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
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
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
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
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
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
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
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

四字似古語有
味俚語正在此
字

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
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
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
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
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
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
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
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本贊可厭獨不審精

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疑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

正義謂非太史公作觀其辨肆茂深又豈褚生所能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先生補日者龜策言辭多鄙陋非太史之本意也

義未有以異也父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節妙論

說得有本有末
非班固生之
此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
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

說教至親切處

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柁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難知當下里無用之時一日而急則珠玉為不足棄穀粟尚是也是謂刀筆

文字厚

極其推明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立地鴻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子貼一句而法管

其筆不之

愈見其猥而深
可亮

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
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
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
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
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

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自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
關擊楯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
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
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
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
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
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少木未落斧斤不入

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塹澤鷹隼未擊矰
弋不施於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斲藁澤
不伐天鰯魚鼈郊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
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
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
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
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
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

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
稼穡於田塹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
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竒麗紛華非其
所習辟狄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
諸侯刻楛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

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
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
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
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
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
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
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
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
短褐不完啜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

力相君雖為僕虜秩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
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
傳世變云

借知聞則修備
以明時用則知
物其理甚明未
有欲聞而徒手
也知物之為時
用猶知彼知已
所以聞也金穰
水毀皆大槩之
論非謂必然下
六穰六旱十二
年飢亦然一水

昔者越粵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廼用范蠡計
然計然曰知閩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
貨之情可得而觀已見矣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
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
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

一早有時作無
時備不會常檢
常早也

二十九十八十
皆言斗

完者無不有也
息幣即無藏幣

貴時不出則反
賤矣故如糞土
言及時也多見
吝者欲更貴而
失家害

此七此五亦大
柴掃言之

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

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

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貨物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

兵中國號稱五霸范蠡既雪剗會稽之耻范蠡乃

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借陶朱形已意
故時時自言與
時逐而不責於
人善治生者能
擇人而任時皆
是也非陶朱公
語也皆關世有
益必不可易之
言也

已以施於國吾欲用施之家乃廼乘扁舟浮於江

湖縵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進貨物所交易也乃廼

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產者能

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間三致千金而再分散

與貧交友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鉅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發貯糶財於

廢著雖當時語
竟似發者耳猶
化居也

饒益不成語益
疑蓋字屬下句
他是泰原憲入
來故須蓋

富好行德得勢
而益彰各自照
應

如論此傳時於
鄙事著精語樂
觀時交與盡地
力相速辨以此
傾天下也人
乘我取人取我

予此老子之所
未言

多至卯二字
積著率知字正
義曰貯律二音
即白圭云云

此語蛇足

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敢為饒益而顏淵簞食

瓢飲在于陋巷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

四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庭與之抗亢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

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然孔子賢顏

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意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

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

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

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

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

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也蓋天

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羸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予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馬秦始皇帝令保羸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些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連下

自陶朱子貢白圭荷填巴婦皆一片故豈非以富邪與上行德得勢為三至漢興乃別論不當斷而斷

物者件別各有聚處

文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東漢書卷之五十一

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

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

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

野地饒厄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隸僮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

唯稷斜縮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

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羗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關中南則巴蜀沃野地饒厄姜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所產必不止此舉此可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實

謂索莫直行文不可已耳非事實

織者織非有修無儉非織帶之

錫鞬如羊狼閉也

陳祿素隱以為猶經管馳逐然不遠古無此謬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

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

侯所聚會故其俗織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

忒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

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晉之

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

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祿其間得所欲温軹西賈

史記卷之五十一

當時楊姓陳姓
因緣其間得所
效也耳採綠通
索隱曰採音逐
緣及以經營馳
逐也
下語甚別
徐廣美一作弄

上黨北晉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
地餘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
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
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琴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
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
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
節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
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
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

雕鵬同索隱曰
言如雕性之捷
悍也

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東粟之饒北鄰烏桓夫
餘東縮獫狝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
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聞勇於持
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
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
齷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

持刺即好持論
刺讖也非持物
刺人若持刺人
則聞矣

却說得有本不
獨不稱帝王而
已

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
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
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
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
能惡衣食致其蓄臧越楚則有二俗夫自淮北沛
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
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
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
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好辭巧說謂詞
賦之類此復何
與於貨殖直足
謂談其心曾包
括取之不竭自
東晉以來賈
梁楚已有吞吳
并粵之意故隨

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
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
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
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
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
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
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
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

意所及綴綴不
於口及至畜
語好忽然而出
忽然而入

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謠俗
狃其題目其說
見下
總之又如火聚
商畧

而揚越多焉畚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
布之湊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
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
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
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
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
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

隋以為畧謠未
喻正義曰隋今
為謠音同上古
少字也

形容無不的當
實密

誰人說道廟廊
之富與岩穴之
養皆自有所見
迫人於不可度
辨可以徐思而
不可以猝喻至
庶吏久久更富
又有理為庶者

穉果隋羸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
以故些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
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棗
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
夏梁魚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自漢興海內
至此漢書間用其語於地理志中由此觀之賢人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
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庶吏久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卷之八十一
三
葉壽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即二十萬而更徭繇租
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蹄蹠牛蹄角千蹠角千足羊澤中千足瓠水
居千石魚陂波山居千章之材荻安邑千樹棗燕
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榮已南河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來齊魯千畝棗麻渭
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
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連

謂博進進之

下文諺曰以貧求貧然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醢飲食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
無財作力少有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
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
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
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

後萬則僕物之理也諺曰夫用以貧求富農不如
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塢醬漿千
甌僮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糶糶千鐘新橐千車船
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人其輶車百乘牛車千輛
兩木器髹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茵
千石馬蹄躑躅千牛千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卷
布皮革千石漆漆千大斗薛麩鹽豉千瓿合鮫鱈

貪賈三廉賈五
甚難鮮貪賈正
是賈時不肯賣
欲其愈貴不知
貴出如糞土之
義故得三廉賈
及之而其轉為
無窮所以五三
五亦大凡之辭

千斤鮑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鼯裘
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佗果菜采千鍾種
子貨金錢千貫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
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連下文蜀卓氏佗雜業
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今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
蜀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必
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

陋薄吾聞汶嶧山之下沃野埜下有蹲踞鳴至死不饑民工於作布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憲即鐵山鼓鑄運籌策筭賈傾滇蜀之民富至僮童千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髹髻結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

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滅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田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瘡於織織畜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孫弟約俛頗有拾仰卽有取

鄙魯以曹邠故
去文學而趨利
此即前其於同
人之語及傳人
慙

刁間兩語如此
又傳之亦

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無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茲田姓偉訾五千萬

織字非織畜之
謂觀下轉數百
數可見正是織
巧修其耳又泛
言洛陽街居如

周人既織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維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

言形勝兵法貧
者皆老於富家
以父賈棄家為
常故曰設任此
等謂為周人貫
事可任也

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用此等故

師史能致七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維

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

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所以証人棄我
取之必然

宣曲任氏之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榮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

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

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

師古解善富與
史異

謂當開邊時惟長此輩富厚耳其下故又及吳楚

公家約非田畜所出生弗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桃以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之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决莫肯與予唯無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母鹽氏之息什信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畜墾田闡蘭草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首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雉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異著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

惟埋無謂當是蓋推埋識去就其下面隨時俯仰語相必然不其可曉第必非能埋者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
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齋筋
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故秦陽以田
農拙業而秦陽以蓋甲一州掘冢好事也而田叔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也而雍樂成以饒翁伯以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
金傾縣邑張氏以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喻侈
所賈氏以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簡

徵耳濁氏而連騎張里以馬醫淺方張里而擊鍾

皆越法矣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

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

邪非也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

蜀卓宛孔齊之才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

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

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稽

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史漢異同三卷 一八
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山人高濂覆校

班馬異同

右史漢異同近從鄒侍講借錄凡三冊此書吾郡前輩家有之相傳作於須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然文獻通考云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務趨簡嚴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可以知其優劣所論政與今所錄者合而卷數亦同豈非書作

於倪而評論批點出於湏溪邪

永樂壬寅八月既望廬陵楊士奇識

序刻班馬異同後

古稱史才最難左氏而下惟子長孟堅為史家
宗優劣之評紛紛迄未有定倪思氏又合二書
校其異同凡遷盈辭固所刊落者豎抹其旁竄
定增益者細書于下若仍舊文則止以屬之
以故簡帙甚約而二書之文凡百餘萬言咸備
無遺其用意亦精勤矣哉簡端時有論斷是遷
者什七八且商畧往蹟標表微辭犁然咸當于
人心相傳出劉湏溪氏今亦無所考或者即出

思手蓋據其異同而附者所見云耳大抵班書較遷史誠為簡嚴然遺事實而失本意亦往往有如昔人之所譏者矧首創與纂述功有難易則二子之甲乙可槩見矣舊未有刻本吉郡士大夫家多私相傳寫予始獲見於今少宰鐘石費公所手錄以歸丙戌秋被

命校書于建將携刻焉既中尼不行乃今復官于茲一日侍御中谿李公出所輯史記題評一帙將校刻以廣其傳其為評訂殆且百家而史

漢異同具焉蓋攻古文者之牖也然不欲廢異同原書將並存之而無善本予具以告公亟命致之以屬前侍御高君世魁隱士高生激精校入梓且屬予一言見書之所自予謂是書沉淪之久自今始顯固陳編之幸然四方之士得見史氏繁省之旨與夫作史述史之法豈非學者之幸予不佞獲相茲役用成中谿公之美因附名不朽且償宿願焉又非予之太幸歟寫本凡三冊名史漢異同今名與卷數則仍倪氏之舊

五馬集
卷之四
云中谿公發身詞苑繡斧所臨風紀大振興滯
剗弊百度維新而尤以興文作士為首務異蹟
不可殫書此特其一節爾

嘉靖丁酉仲冬福建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建寧兵備前翰林院侍讀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弋陽汪佃撰



